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一册

诗 文 (上)

王 棫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第一册 诗 文（上）

王 棫 主 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全五册)

王 栻 主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52印张·14插页·1201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8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168 定价: 10.70元



一九〇五年严复第二次赴英后所摄，时年五十三岁。此影下端系严复英文签名。



一八七八年摄于巴黎，时年二十六岁。
严复有诗“漫题二十六岁时照影”，即此照。

大清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一日

國聞報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月廿六號

本館開在天津法租界

本報每日出版除禮拜外每日均有報章一紙每份取錢十文每月取銀一元二角半年取銀六元全年取銀十二元外埠寄費在內

本報館在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電話一千九百零二號

本報館在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電話一千九百零二號

本報館在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電話一千九百零二號

本報館在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電話一千九百零二號

本報館在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電話一千九百零二號

本報館在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電話一千九百零二號

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國聞報》創刊号
所載《國聞報》緣起。

會話一不幸云○澳國外部大臣十爵果謀創可克常
恩之據並行輝葉船為珍重其於英國雖有憲法不
聚英太晤士報論德膠澳事

嗚呼吾今而知英人西化之說為不可信也夫所謂開
天理者豈而後出凡橫道之車不欲人之加詔我也吾
法其願論人國之事持此以判曲直別是非則之公論
濟電音謂太晤士報探符德與中國交涉所用之權力
乎或斷德與英為英人不取也夫德人借端教案案
德有和約之國也山東有官治之地也假使為德人者
作一書以相告曰所貴乎官司者則其能保民之身家
委職可也今官吏方在稅權 朝廷甫及聞知談矣未
不滿恃其一時兵力樂我不備擾而擾之其與流盜行
乙夫遼東之投步俄法之侵疆而得吾之利益未足
幸有教士葳害之事度其君臣必欣欣然作色相告曰
心思謀生者而而目利之所在雖大不義而亦蹈之其
道惟利是視猶曰尋幾於笑天下而其所得者何足以
以德之所為為可取法乎向長歐亞兩洲人士游歷
地則則英之國民其亦猶有野蠻生番之性也歟吾聞
即最其船數艘守希口岸索價二千萬磅期年未了
二千磅半洋結天各報館之誤英公論也英法之不
皆之英人猶不自護其短而令之英人反護他人之短
道何在且猶能執牛耳而為西方之領袖乎吾竊為

山東教案十誌

德兵船到膠澳後通令該處防軍並集門軍門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聞報》

所載《駁英〈太晤士報〉論德據膠澳事》。

國聞彙編

國聞彙編一冊目錄

新實業運動學論

政治略論

俄國政治

突厥今政論

法國工藝大學校招生章程

條法因農

法國國情

法國國情

法國國情

侯官農校編

新會任允編述

大興劉崇基譯

位國譯校

香阿陳錦鈞譯

王如和同譯

王如和同譯

王如和同譯

王如和同譯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聞彙編》創刊號。

志老河 七寸夜义 冥白画
子心痛 殊喜人 过 舊句 疑星
漢園 老兄 之 也 以 能 後

此系应京中诗人成多禄之邀而作，书于一九二六年。见本册《榆榿堂诗集》。

世尚交江賦。哀莫此長。痛數高才。傷時浩氣。未信
王季主離。任他金粟。誰老子留。中角甲兵。與不
以必地。望情。君看銅雀臺。餘佳。任百年。原陸士。流
察。真山陽。由一枝子。期新賦。極。其感。音不。獨。此。堪。

臣上為由。逢愍。未。總。貞。元。朝。士。已。與。多。言。得。詩。歌。
意。不。以。惠。仗。癡。頑。性。度。世。看。人。嘆。面。已。如。輝。大
語。齊。心。傳。六。州。去。夢。何。日。真。臺。鏡。只。休。睡。之。事。
中。為。護。日。青。山。一。片。愁。卷孫師守成志詩是佳標開外單

長青膏。新敵死。天度聖。恨人不如古。更與一怒。
為。將。博。博。得。滿。書。向。夜。邪。勿。傳。偽。志。為。去。皇。西
南。名。家。由。來。重。又。聽。鈴。聲。替。原。聖。德。成。一。本。誌。
廷。記。聽。忠。忠。孝。於。伯。此。誤。與。開。門。天。子。道。彩。詞。不。是。

寫風係。惟春。結。倚。迄。皆。陳。從。古。君。其。是。揚。因。此。後
銅。馳。臥。荆。棘。可。能。還。中。屬。車。塵。是。商。有。此。傳。子。

事。面。三。月。為。敢。祖。空。能。賦。成。子。小。詩。奉。呈。

碧。池。道。元。詞。帝。朱。之。於。以。時。年。六。十。五。九。

前 言

在中国两千多年，特别在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史中，严复占有显著的地位。严复生平活动的最主要时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外国侵略者正在这个时期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不仅要把中国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且还企图将中国彻底瓜分了。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刚刚诞生并有初步发展。虽然它具有特殊的软弱性，但当时还是一个新兴的进步的阶级。严复正是代表当时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学、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用以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一)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他的生平大略分为四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1854—1895年)，是他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甲午战争以后至戊戌政变以前(1895—1898年)即维新运动时期，他是一个最出色的维新变法理论家，提倡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这是他最进步的时期。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1898—1911年)，他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继续介绍并提倡“西学”中的民主和科学，但同时逐渐变为保守者。在辛亥革命以后以至于死(1911—1921年)，他虽仍保持强烈的爱国思想，却已成为一个顽固的老人。

严复的父亲是中医。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家中比较困苦。他不能象当时普通富家子弟一样，走科举入仕的正路，所以考入洋务

派所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他在学堂中呆了五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以后又被派到英国海军学校里留学三年。回国后，在福州母校教了一年书，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在新创办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任职，自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升至总办（校长）。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呆了二十年，所以，严复在甲午战争前，几乎一直过着海军学校的生活。他的同学回国后都在海军界任舰长等职（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等，都是与严复同批出国的同学），而他只是空守着天津这个学校。“文忠（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严复）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①。这说明李鸿章对严复是不重用的。同时，严复对李鸿章也是很很不满意的。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所谓洋务事业能救中国。他始终认为，必须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而免于灭种亡国。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他刺激很大。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这三年间，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严复就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最出色的提倡变法自强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在这三年内，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这四篇论文系统地发挥了他的政治主张及理论基础。在《辟韩》一文中，他尖锐批判了韩愈《原道》中君主专制的理论。他在当时君主专制的淫威下，居然敢说：“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他认为国君都是窃国的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所以当日很有权势并以一代儒宗自居的张之洞就要弹劾他。

第二是《天演论》的翻译。天演论就是进化论，原著者是英国

^① 陈宝琛：《严君墓志铭》。

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他是达尔文学说最勇猛的捍卫者。严复借赫胥黎的著作，特别是进化论中人工淘汰的观点，发挥他自己要求变法自强，反对守旧复古的主张。在译文之后，还往往以按语方式，用自己文字加以补充说明。这本书虽然正式出版于1898年，但在1895年便已译成初稿。这本书不仅在当时并且在整个辛亥革命前十多年那个暴风雨的时期，影响都是极大的。根据我们所知，清末就流传着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出版界所罕见的。当时关心中国存亡的爱国青年，大家都抢着看。鲁迅先生说，他当日在南京做学生时，“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虽然本家长辈严加训饬，但他仍然“一有闲空，就照例吃倭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①这本书使严复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人物。使象康有为那样目空一切的人，也承认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

第三是他自己约几个朋友，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日报)，内中主要社论，大半出于严复之手，当日严复在《国闻报》上所发表的社论，很有些尖锐泼辣的味道。譬如他在《道学外传》一文中，就对当日的所谓儒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严复说：你无论跑到那里，都会碰到这么一些自号为孔孟程朱之徒的读书人，“面戴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额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倭背，阔额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如果到他家里去，充其量只有《古文观止》及《纲鉴易知录》等几本书。如果问他有没有看报纸，他就说：“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如果你问他，不怕亡国吗？他就说：“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严复因而指出：“夫学术之归，视乎科举，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

^①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实唯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才，为术密矣，为时久矣。”而培养出来的，只是一些“生为能言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而政界的达官贵人，学界的书院院长，就往往出于其中。这些人正是“亡国致祸”的根源。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败于日本？“岂非视此辈之多寡，为国势之盛衰耶？”^①严复不仅反对这种八股迂儒，而且认为那些自号博雅的人物所皓首致力的词章、书法、考据、程朱陆王之学，统统是“无用”“无实”的学问。这些学问，只能点缀太平，决不能挽救危亡，其甚焉者，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因此，居今之日，只有提倡西学的一条路，就是说，“大讲西学”。他认为“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②至于“西学”到底是什么？严复说：“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③所说“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就是指科学；“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就是指民主。五四时期所提倡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两个法宝——民主与科学，严复在这个时候，便已开始抓到并加以提倡了。

戊戌政变证明改良派的政治活动全部破产。改良派人物，杀的杀了，逃的逃了，有的革职，有的充军。戊戌政变后，严复的心情是沉痛的，“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这两句诗正可表示他对戊戌六君子就义及光绪被囚称病的无限愤慨。但严复却仍安稳地做他天津的水师学堂校长。为什么严复会平安无事呢？我们认为，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虽然参加维新变法，“大讲西学”，但他只做宣传工作，而不愿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一起参加政治活动，更没有卷入当日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夺权斗争。

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严复才脱离一住二十年的天津

①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② 《救亡决论》。

③ 《救亡决论》。

水师学堂，而过着南北奔走随处噉食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开会讲学，以后又到天津任开滦煤矿华人总办，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校长，到安庆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到北京任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但总的说来，他对于这些工作，都未抛心力为之，其精神所寄，仍要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三年中，他发表自己写作的文章还是次要的事。其最大精力，在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名学者的著作。与译《天演论》一样，他往往在译文后面加上自己的按语，用以发挥自己的见解。在戊戌政变后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说：“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羈糜，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他认为他的译书事业是救国大业，同时也觉得这些书译成之后“仆亦不朽矣。”^①在这段时期内，陆续翻译出版的有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自由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只译完前半部)，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合前译《天演论》一共为八部，以后商务印书馆汇编而名之曰《严译名著丛刊》。八部译书的字数，约近二百万字。他翻译的态度，一向是比较审慎的。这些书译完后，他的精力也已衰颓，进入晚年了。

他对于翻译工作是很自许的，他说他翻译时，每一个字都是费尽斟酌，“字字由戡子称出”。这也就是他翻译《天演论》时自己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他自信，“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这就是说，他自信如果把中西学术和

① 严复与张元济书，原件存上海图书馆。

中西文字水平总起来说的话，自己是当时全国第一人。

在苦闷的时候，他也曾有所感慨：“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①是的，我们也正要问一问，到底他辛苦写成的译著对国家，对人民有多少用处？有几部书如《原富》、《法意》，原著本是英法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作品，其内容基本上是进步的，内中按语，也大多是进步的。就是《穆勒名学》及《名学浅说》，其目的也仍在提倡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以与中国儒家的唯心论思想作斗争。但是，如翻译《群学肄言》与《社会通论》时，其主要目的，就并不在乎与顽固派作斗争，而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他认为那些革命派，“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因此要他们“何如稍审慎，而先谘于学之为愈乎！”其实，即在《原富》与《法意》等书的按语中，也可以找到有些条，其思想是很不健康的。但总的说来，严复在戊戌政变以后辛亥革命以前这十三年的翻译工作，对当时社会，还是功大于过，其主要的影晌与作用，还在与传统的儒家封建思想作斗争，还是他在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斗争工作的继续。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基本上过的是衰病闲居的生活，虽然在报刊的论文及亲友的书札中，还经常流露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了顽固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参加了“筹安会”。我们也承认，他自己所说的筹安会之事“颇缘被动”，不是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但他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却是自认不讳的。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反对五四运动。他给门生的信中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

^① 《蹇斋贻墨》所录严复赠英华诗。